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十八

吴門布衣金日升茂生文集

鋤黨

山東道御史吴尚默題爲賊臣之身巳去賊臣之惡未暴謹據一時．國政以定賊臣罪案疏

嘗聞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少正卯誅此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之大公也我

皇上冲聖御極魁柄獨握勤政勤學嘉與維新

未兩月而首　允樞臣崔呈秀之去即與曾
司寇兩觀之誅何異　臣同官某首發其奸而
速其去亦曠古埋輪破竃遺風焉呈秀賫身
與援之門入賓閹寺之幕煬竃者毋假大權
以作威作福呈秀假其所假而復爲附翼復
爲張吻叢樹者猶盜大柄以攘功攘名呈秀
盜其所盜而且以市私且以齕賢凡負罪譴
而獲免者未有不夤緣于呈秀而免者也凡
覬顯擢而詭得者未有不夤緣于呈秀而得

者也黃金白鏹未厭而羅異珍以迸明珠寶玉未厭而市麗姬以獻大開奔競之徑廣鑿苞苴之竇蹊修恩怨之私明快寇仇之惊顛倒任意翻覆在手聞有以計課而行罷斥者矣未有以銓司之推擢而輒行罷斥者不知幾千人也聞有以彈劾而罷斥者矣未有以卿貳僉同之會推而輒行罷斥者不知幾十人也即臣衙門或有差回考察而以不職議罷者矣未有以循次　題差而輙行罷斥者

不知幾十人也一人不顧笑罵侈稱功頌德之章而吠影吠聲人習以爲固然而恬不爲怪而天下幾不知有廉耻立馬之呼屢斥朝陽之音罕聞一時臺諫結舌忠正緘口人習爲容容以圖苟免于禍而天下幾不知有名節疏揭一入家籍沒而身虀粉人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而天下幾不知有身家之樂將作何事乃與奪情又悲人之口實之也部臣李養德等寺臣陳殷邊臣朱童蒙輩遂相繼

以奪情留而天下幾不知有倫理且臣衙門
法紀之司也曾未有一院而四憲臣者而有
之自呈秀始若左都獨坐之位也曾未有獨
坐而兩設座者而有之自呈秀始而天下幾
不知有名位之秩又其甚者
先帝不豫中外旁皇尤且嘵嘵爭論功次為飾
喜之舉且凭几一諭易簀且及明知不親政
務而問斥陟及連章累牘頒爵賞而列封廕
而羣臣謝　恩之日即

先帝賓天之日而天下幾不知有改革之大故臣論及此而賊臣罪案可定臣以此定賊臣之罪案而厰臣魏忠賢之功案亦可復閲乎列爵惟五而三據之茅土傳于一時此尸祝而被俎豆廟食遍于天下誠從賊臣以問厰臣能無靦顔愧心否賊臣去矣且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馳驛以去臣恐罪狀未列顯戮不加無以服諸臣橫被削奪之心而杜諸臣橫遭死没之口也故不避鬥鑊且附臣同官

之末以上塵
天聽惟
皇上少垂察焉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崔呈秀已准回籍廠臣魏忠賢事先帝有
功豈容輕議已有旨了各不必牽扯該部知
道

山東道御史吳尚默題爲廢籍諸臣甄錄有漸論劾諸臣本末宜明謹略爲剖白以仰祈　聖鑒疏

竊照起廢一案議滋聚訟已經半載迄無成論葢數年罷黜幾至空籍欲就所黜槩錄之難分別錄之又難也于今一時薦舉又幾滿公車欲就所薦徑起之難分別起之又難進該部因彙三四年來會推陞轉題差被黜者槩具疏上　請又續查考滿典試條議請告

薦揚諸臣列名復其官誥以俟填補庶幾導滯通鬱為　國憐才苦心乃曾經彈核別項尚在查明候題夫諸臣以陞除等項被遣者十之二三以彈核被遣者十之六七錄其一二三遺其六七不乃挂漏多而偶泣益衆乎安得無說而處于此從來言者彈核又不少諸臣遭彈核者亦不少大臣一被人言則引身而退以需論定小臣身攖物論則守覆議以定處分未有偶挂彈章便一筆勾抹其生平

擯之削之竟同禁錮者也就事論事則核其事而止就人論人則及其人而止未有六疏而臚列若干人蔓引若干人盡從擯削一槩抹殺其生平者也逆璫憤怒諸臣之意不盡削其籍不快毋巧借題目以爲下石逆璫甘心諸臣之意不盡空其類不快毋博招言者以爲假手于是有投璫而爲從者彈一二人焉以爲容朝疏上而夕　嚴譴下矣如曹欽程之論李應昇是也有忤璫而莫釋者彈一

二人焉以爲解夕疏上而朝　嚴譴下矣如倪文煥一疏而論夏之令等是也知其彈核人之因則知其彈核人之品如是而所核之人爲門戶爲邪黨者摯邪乎媚邪乎破門戶乎倚門戶乎知其彈核之人則知其所核之人如是而所遭彈核爲門戶爲邪黨者孰正孰邪乎孰爲門戶中人非門戶中人乎

皇上試取前後章疏始終行跡合觀而參論之昔日能爲排忠擠良之疏即後日能爲稱功

頌德之跡者也昔日其爲逆璫擯門戶斥邪黨之人卽今日其爲逆璫作乾兒義孫之人也今日稱之頌之者未可爲功德之口碑昔日斥之擯之者可爲公忠之錮黨乎五虎十兒四十孫一切逆璫私人未可一日置于位則爲私人妄加擠排者可容一日沉淪于野乎諸臣當先觸其兇鋒故遭其竄逐獨早諸臣顯忤其意旨故展轉而驅除之必力則又以內批去以人言去總之受摧折于逆璫一

也未可作分別見也近閱諸臣入部臣啓事者多矣如詞臣錢謙益文震孟姚希孟科臣許譽卿葉有聲寺臣倪思輝倪應春臺臣方大任王政新劉有源一經援擢輿論翕然稱快敢又舉其所遺及臣所知者在九列如鄭之偉余茂衡畢懋康趙時用畢懋良徐夢麟須之彥臺省如解學龍劉芳張鵬雲胡永明李玄陳必謙蔣允儀李徵儀李日宣在部臣如唐暉李自春孫必顯方孔炤皆當並復其

官誥以需起補盖欲盡蒐遺弃之賢必須劈
破論核一門欲大闢登進之階須擦弃東林
門戶四字東林何罪乃以錮天下嚮用之路
楊左何罪乃以被東林不韙之名竊以今之
東林即漢之所謂甘陵汝南也今之楊左諸
人即漢之所謂李杜范滂等也禍雖烈于一
時名實重于千古乃屢　旨昭雪而未見昭
雪也屢　旨卹錄而未見卹錄也正氣久鬱
忠寃上薄昨者陰霾蔽天暴風終夕無非厲

毘憑之而寃氣作沴者卽當再屢 明旨立
賜施行以舒衆憤雪幽寃者也 臣 草疏已成
適奉 明旨邊才關係封疆科道官各舉所
知以備采擇 臣 閱年來拮据關上勞苦功多
無如閣臣孫承宗入則皐夔之選出則韓范
之亞以之握兵樞而控中外可乎次則李邦
華之撫天津尹同皐之撫蜀閔夢得之督黔
皆以實精神爲實經濟恃甲兵數萬鎖鑰一
方 勑以行邊壯虎豹之勢而寒氈裘之膽

其庶幾焉若藩臣吳國仕仙克謹吳光義皆
以特達之才抱丹赤之衷並當授之節鉞以
儲邊閫之需者也邊才之難尤難于將將難
于膽而有略勇而能廉臣嘗執此以提衡諸
弁流臣同邑人副總兵查國寧昔年經管海
上精兵如虎利器如霜深受閫臣知遇足當
秉鉞之任者乃實心任事擯弃投閒封疆安
得真才而用之敢并及之以充樞部夾袋之
資臣銜使粵東不日且

陛辭矣敢不避忌諱謬陳所見以備採擇惟

皇上少裁察焉

崇禎元年四月十二日奉

聖旨

禮科都給事中　題爲權姦旣去公

道漸伸更祈

聖明澄清仕路以增新政之光疏

竊惟　國有君子小人猶　天之有陰陽恒

相勝而不相克故雖　堯舜之世不能無四

凶惟在

人主別白邪正使不能混淆斯天下可治而不

亂耳向自

大行皇帝以冲齡踐祚一切機務獨任廠臣魏

忠賢而威福漸以下移忠賢又偏聽一崔呈秀而是非惟其倒置致令其綱常不顧廉恥不惜竊大柄以鉗人營三窟以媒利乃兪貪婪著穢行動滋彰臺臣某某據實入告

皇上特加採納竟允呈秀以去夫去一呈秀而

朝端頓已清寧矣世界頓已開爽矣我[illegible]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即徧徹于中外臣民之頌述矣臣又何敢復贅獨惟有一無骨大臣如冢臣某者即爲呈秀作買賣之人也彈

躬紛紜哀如充耳任人明譏暗諷鑽刺如蝟
而毫不爲動非其面披十重鐵甲者可能耶自
某秉銓以來非呈秀欲用之人一推再推而
不得三四人七八人而亦不得令
皇上一憑外議點用正推亦既以用人職掌復
還吏部不知有某多少奔走探聽之勞第欲
責以秉公持正則某與令人牽破寃不附體
已非一日必不能絕去承望之意力融蹊徑
之私爲

皇上用一番公忠骨幹之人共襄上理所宜首
當罷斥者也今天下衆怨所歸謂折毀民居
廢壞公所與近處
陵寢孔廟而大于公憤者非創建生祠耶問誰
首先獻諛作此厲階者非南兵部左侍郎原
任浙江巡撫潘汝禎耶夫海內稱功頌德猶
以虛詞相假借至建祠之舉則或斂民財或
扣軍餉或捐官俸或動公帑山震谷騰蕩析
離居使天下吞聲飲泣敢怒而不敢言此首

事之流毒無窮即與孫如冽陸萬齡等同律共擬亦不為過尚得靦顏九列而優游詠歲之堂耶又有臣所不容不言者如科場試卷有無弊端皆禮部與臣科覆閱之責也先是順天場事揭曉後人言嘖嘖謂崔呈秀之子崔鐸只三篇半文字已帖出而復中者臣心甚訝之及禮部以中式卷移送臣科臣閱至崔鐸卷見其七作清順真草一手似覺人言之未必然今貢生錢嘉徵疏末一款有帖出

之名復上賢書等語臣再細加磨勘見墨卷第五篇題目有挖補痕迹當日之帖出者果有此名且坐此官耶若然則外簾知之內簾未必知也而硃卷則無可摘也夫臣之磨勘所憑者硃墨二卷無弊是必非寸楮尺幅間所可摸索者故欲息衆議而解羣疑惟有覆試一法如覆試又文理荒謬則科場一綫公道亦爲呈秀澌滅無餘即褫斥未盡其罪如覆試而文理可觀則當爲彼昭雪亦不必以

其父之慝棄錮其子此係臣職掌宜併爲剖
白以質公論者也臣仰窺我
皇上篤學勤政銳意
中興輙敢謬陳末議要皆人才進退邪正消長
之所關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
賜處分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這所奏崔呈秀事情着九卿科道從公會

勘具奏其子崔鐸覆試定奪潘汝禎首倡生
祠獻媚顯是患失鄙夫着行削籍追奪誥命
以為諛佞者戒其各處生祠着撫按盡行拆
毁變價解京助邊魏忠賢既已有旨了不必
苛求該部知道

戶部四川司主事　趙爲仰遵明

旨敬獻太平於一義疏

自我

皇上嗣登大寶之後百度維新廣開言路擴日

月于重明闢乾坤于再造咸頌蕩蕩平平之

聖治熙熙皡皡之休風真

堯舜之主再見于今日凡大小臣工靡不欲爲

我

皇上剖忠肝奏碩畫者臣　小臣也世世代京師蒙

恩深渥一點血誠竊敢冒攴向
皇上堯舜之前一一瀝瀝也如厰臣魏忠賢部
臣崔呈秀近經臺省部屬諸臣歷歷有疏糾
劾之矣爲呈秀罪者欺
君擅政擢髮難數父子榮歸槖金億萬即死何
足以謝萬惡爲厰臣計者姑先以公侯伯鐵
券之恩靡盡謝還
皇上少足以抒人情耳目之怨懟亦足以見其
仰畏

天威之一班諒
皇上另有一番處分非臣下所敢輕議至于逢
慝長惡甘作權門之鷹犬者寔繁有徒俱不
足辱臣白簡獨以正國體定國是爲治天
下之第一要務者向
皇上陳之天下之治亂關于
人主之一心
君心之邪正關于臣子之章疏有誰敢不譽誦
嚴臣而入奏者

皇上覽之處發有誰敢一字不稱功厰臣而舉
證者甚而駢詞對偶稱
聖稱神止知有厰臣不知有
皇上止知尊厰臣不知尊
皇上此乾坤倒置時也且
先帝未晏駕之時彌留者先已二十餘日而
綸音之下如雨此時秉權不知爲誰此當以
大權爭于上以正氣鼓于下以危言愓之以
微詞諷之即不能而以去就決之未必至于

濁亂　朝政之一至此此也臣不敢謬也舉[illegible]

其大者爲宰蒲黃立極誦之聊以作山之石

清夜思之可乎如總督薊遼劉詔生平未有

碩望五年前不過一縣令耳未幾而僉副使

矣未幾而轉右布政矣又未幾而儼然建牙

爲撫臺鎮臣矣且蟒玉輝煌　恩賚疊加矣

向誰擁戴而一時速化若此不過獻媚忠賢

如奴顏婢膝而假射騎之長作射名之餌官

每每票擬必以諛言請

皇上面質廷臣小技果否可以博高官自頻年
來此疆場大臣也而首輔可貿貿置之不問
乎如本部尚書張我續坐贓一十三萬一年
前猶爲聽勘之撫臣耳未幾捐重資助工以
冀死灰之復然隨蒙 旨褒嘉旋而借題叙
功特恩起用俄而侍郎矣又未幾而以大工
加恩俄然宮保矣腰玉矣恩廕矣問誰護庇
而黜陟忽異若此不過納重賄于呈秀代爲
打點而即捐入官之錢作買官之鈔故幾番

票擬婉轉以致之請
皇上面質廷臣冐破果否可以論功否自奉
旨追贓以來我續曾完過若干聽勘之一案
何結乎此部曹大臣也而首輔可唯唯置不
問乎尤可異者內操一事按查　大明律例
殿門擅入一款內開有持寸刃入
宮殿門內者絞入　皇城門內者杖一百發
邊遠充軍又向
宮殿騎射一款內開凡問

太廟及宮殿射箭放彈投磚者絞我
高皇帝之垂誡最深立法最嚴自忠賢熖惑
先帝擅開内操遂得侈然于馳試于戈不以問
邊徼砲石日以震　宮闈金錢不以犒邊戍
重賞日以固腹心而　皇城禁地佩劒執兕
者出入無顧忌有東操之内臣皆躍馬榮裝
鮮衣絢赫魚肉窮庶凌轢縉紳謂上公之整
飭軍容也如此謂上公之推置數士也如此
至仰屢

先帝墜河失馬驚悸不一而有此十罪何可勝
誅追想
先帝不豫之時人心洶洶以内外固結之奸雄
加之干戈爪牙之護衛誠恐一聲砲響天下
事竟未可知全賴
皇上洪福齊
天神奸戢志 臣又何忍言何敢言哉今恭遇
聖明洞開重門萬靈呵護又何嫌何疑而設此
兵甲爲也倘忠勇營一日不撤即如忠賢一

日在肘腋其爲養癰貽患又何忍言而何敢
言哉于金垂堂之訓業有洞鑒首輔爲乾坤
一擔之人後先有日胡不聞痛哭而一陳之
耶至于　國家之大窾竅大吃緊者則莫如
考選爲第一向來　國政自忠賢呈秀兩人
一手把住世界式成鉄陷言路壅閉今逢
皇上之擴清宇宙言路早開則天下之利病諸
臣之得失目羅而萃聚于耳目之前而
皇上之聰明光如日月益擴邇日之濡延不行

者正爲輔臣謀進私人之計爲其抑倖未滿
耳行見布置黨羽百計巧營猶恐賢呈秀之
一日未去也
皇上天縱如神納諫如流此又萬萬分吃緊而
不容緩須臾者也臣以乙榜孤踪堪憐獨切
敢犯螳臂嗤類無遺固自知其必不能免矣
第念國事爲重全軀保身之念輕
君恩爲大負疚堂官之罪小一時千載敢獻芻
蕘伏懇

皇上賜一視之觀迅風雷之斷亟罷首輔以為
萬世人臣容容後福者之戒亟勘劉詔張我
續以為萬世人臣鑽刺貪贓之戒凡平日在
忠賢門下與呈秀黨不明不暗之小人無德
無品之闒茸一聽其塗面剮心抱頭鼠竄而
去庶 朝班一清是非自定徐倿敢言銓臣
按罪以劾其後自政府以及六部大臣就中
加遴選有定識定力不持兩可調停是以餘
事者朝夕與

皇上輔弼共佐
中興之治即三斥褫職藁首銜帀莭有餘感而
有餘榮矣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首輔忠誠端愼豈容輕詆魏忠賢崔呈秀
巳有旨了宮闈嚴密知道了內操巳行停罷
該部知道

福建道御史　題爲都司乃欽點

之官娼優豈專闒之役跋扈權奸欺藐

冲聖大玷官方據實直糾乞　賜題參立斬么

麽于市曹稍伸　國法于萬一疏

該臣近閲邸報切恨原任兵部尚書崔呈秀

狼噬成性狐假虎威威齎爵責償善價受賕委

積如山業經諸臣論列奉　旨會勘　朝廷

之大法旣伸神人之公憤亦洩矣不謂又有

一種極穢極醜堪訝堪姍者臣亟知言之齒

頹徒汚書之赫蹏破綻第事出希奇情干欺蔑有不容默默者本月初二日據密雲道張維世呈前事竊惟古今名將發跡卑微秉鉞登壇者代不乏人然皆英雄未遇時偶困垂販繒屠狗究竟不失豪傑本色也從來不關忘八竊取　欽命如寄居然專閫而雄行如密雲中軍營都司蕭惟中　臣初不詳其何許人也九月末旬原任都司楊如梗方經添注即蒙　欽點惟中塡補不五七日而即闖惟

中已來到任 臣 極欲得人任事之速詢其人

則曰崔大司馬郎舅也 臣 竊訝之曰大司馬

止聞有一郎舅宗珏是以白丁而驟授穿

備矣更又有一蕭郎舅而都閫乎或傳聞者

之訛耳及細訪其來歷則三河縣之樂戶而

大司馬所鍾愛之名娼號靈犀者之胞弟也

其父蕭成其母翠梅兒庶母文樓兒惟中乳

名晩哥子靈犀生于寶坻乳名寶坻靈犀其

美號也當阿嬌未貯金屋時曾倚門獻笑于

客雲鎮城爾時曉哥共抱琵琶而打觔斗拙軟腿而饜酒食者也今本城范兒衚衕其居停主人具在也即靈犀所舊相識之徐秀才劉秀才潘指揮徐指揮亦具在也曾幾何時而戴冠博帶橫金盖黃重游舊地矣方其初到城外即作下馬威風嗔中軍千把揔迎迓稍遲百般辱罵百揔管隊肆行綑打合營兵丁人人股慄遂指輿馬傘扇刀鎗劍戟修衙門設鋪墊每兵科索銀二錢計兵士二千餘

名又彙者巳四百餘金矣 臣 聞之不覺髮指背裂姑厚其毒以有待而發耳未幾而隨撫院下學行香賑不揣在轎而與諸生共手首生遂羣起而詈之且欲毆焉幸爲衆將官解救得脫其謁見本道也及屢踵門而屢拒絕之乃遂覺事巳不諧而中夜弃印潛逃矣夫惟中固奉 欽叙而來者也乃竟如是以去乎其去也或大司馬自悔其非而招之使去爲是掩耳盜鈴之計耳而不知欺擅之罪固

巳昭彰于中外矣管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漢明帝以天子操爵人之大柄兼以公主之恩惟辟作福其推撓之而尤不肯輕予僅與錢十萬而巳都司雖武弁其秩崇三品與秦面官公庭抗禮以視郎官崇卑固有間矣秦名娼雖極寵乎以親姨代骨肉亦有間矣東樞雖操爵人之柄乎以視身爲天子者不更有間耶而乃敢盜竊名器輕以畀其郎舅豈郎舅而忘八也

新主踐沖聖英明天縱無幽不燭何其敢示欺罔若此且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使其父握兵符于內而廣布子弟姻婭控大兵于外將何事不可爲輿言及此良可寒心 臣 謂疆場小吏不敢具疏直叅懇乞本院速爲具 題查惟中是否樂戶有何血戰功勞一旦躐躋都閫握兵近畿重鎮意欲何爲使 臣 言而謬也願甘說謊欺君之罪倘其不謬都司何官而擅以俾娼優之

下賤忘八何人而敢以脣　御筆之親除原
情定罪原無此律但有立斬惟中于市曹始
足以正　國法而快人心且以爲權奸者戒
使知
聖明之世尚有難逃之法紀耳不然將使武職
闒而喪氣且共鄙一部司爲忘八得做之官
而惡焉不屑就不幾輕　朝廷之爵位而壞
祖宗之典制乎等因到　臣該　臣參看得原任兵
部尚書崔呈秀遍身羶穢滿腹腌臢一忘八

已澌亡百行因之敗壞倚氷山而痟持大樹
驚看邪焰薰天盜鬮符以竊畀私人不顧官
常掃地原任密雲軍中營都司官奔印潛逃
蕭惟中平康下賤襍劇幺麼借緣于握兩擕
雲之腹心憑勢爲掀波鼓浪之爪牙登壇欽
欽難教甲士開顏躍馬揚揚頊見旄頭削色
嗔迎迓遲而肆行細打振狐媚脇衆之英風
指題目得以廣索金錢仍樂放派差之故智
狗續貂而冠裳盡玷鹿豪扇而體統何存宜

該道凜凜乎裁明不爲禮且侃侃議論遂欲
有言也若不大暴二奸之醜立正兩觀之誅
毋乃厭殘多士之雄心笑破九邊之衆只爲
再照 國家建官涖事惟賢能是任故尼父
有繁纓之惜昭侯有敝袴之藏良以惟名與
器不可假人也自呈秀糾結窮奇忠賢以泰
中外無不遍置腹心一時朋比爲奸業成極
重之勢玆幸諸臣鳴鼓而攻荀蒙
聖上迅震

天威執太阿而斷九有匪類亦既人人自危知不速　賜剗除必中傷善類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徹底清查但有出自二憝私門或以情營或以賄致者悉罷其官仍置之典近如臺省諸臣所舉王永光等俱無瘢可索有屈無伸仰祈

皇上睿鑒　立賜登用庶羣姧赫濩盡削衆正眉宇少伸矣

天啓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部勘明具覆

原任尚寶司少卿今致仕黃正賓謹奏為

聖世除惡務本微臣因事納忠敬上陳一得

以深維　社稷重計疏

臣昔以　國本建言拜杖而歸再以權奸傾

陷遠戍荒塞荷蒙

皇上恩放生還中途控疏昭雪欽奉

恤旨憐臣屢經摧折不勝感激涕泣但念受

四朝國恩犬馬未報苟討

社稷敢有懷而嘿嘿乎竊惟從古閹禍漢唐宋

類有之　國朝如王振劉瑾輩數人爲禍亦
烈獨未有魏忠賢最甚者忠賢欲攘邊功以
徼勸進故分遣内鎮遍攬兵權使智深勇沈
之袁崇煥遠斥數千里外緩急不得以其用
去年　臣戍大同目擊内鎮尅減馬匹銀兩賜
和各軍鼓譟毀官署劫與鋪將吏叩頭求免
比時撫按劫内鎮之威莫敢據實奏
聞邊防迄今壞盡即一鎮可推各鎮也及如邊
臣熊廷弼與楊鎬王化貞同罪耳然奴畏廷

弼不聞畏化貞奴誘化貞不敢誘廷弼斬卽可矣必傳首九邊是何必盡忠賢畏惡其能又終不附巳爲用也不然鎬與化貞無恙而急急獨斬廷弼耶恐復數月後亦將欲甘心崇煥矣一時如理學氣節功名才幹之英賢一網打盡日與義子乾孫加銜討廕而　一國家事倚賴何人　臣　故曰閹宦者天下禍本也先朝閹宦高拱欲倣周禮以閹寺領之冢宰考陟賢否巨璫憑保惡其議遂令去位至今

惜之我

皇上今日懲前毖後正可仰稽

祖制著定約束之法此輩勿踰額數勿預事權

以爲貽謀萬世規此微臣所願清閹宦之源

也至交結近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

孫蟠集究其作俑者魏廣微發縱指示者徐

大化也

皇上試問楊漣等六人初借移宮爲案何復改

爲封疆乎移宮但屬楊左耳於顧大章等無

與也封疆但周朝瑞薦廷弼而顧大章與楊
維垣屢疏爭辯耳楊左等四人又無與也蓋
忠賢報二十四罪之恨廣微修糾論失儀之
讎而改封疆以殺朝瑞大章者此出誰之意
乎今日不誅大化所以天下禍本未清也夫
大化浙產也冒籍京師以三次考察部郎不
二年而驟躐尚書始以攻熊廷弼爲媚璫贄
見旣而逢惡魏廣微以搖當共媒富貴其宜
遠其宜戍其宜削奪一一疏記與賈徽使大

肆其排擠忠良之毒手夤緣督理　大工日奉魏忠賢色笑減剋工銀無算最後私受劉商厚賄那借惜薪司錢糧二十餘萬程呈秀妬其專利始方訴于忠賢罷令閉住原疏可按也大化以此觖望不平逆睹璫局必敗遂與表侄楊維垣密謀令首參呈秀以爲翻局轉局地耳試問尚書何官而驟躐之　大工何衙門而與崔呈秀並踞之惜薪司何錢糧而力能那借之大化雖百喙何解乎孟子曰

觀遠臣以其所爲主若秦晉吳楚摧折諸臣一斥即去春明門外即天涯矣惟徐大化楊維垣等伏戎

輦轂日與閹官爲通家非香火之情即瓜葛之脉耳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于大化之一手線索何叵測也臣愚以諸臣罷官投閒者皆宜速令回籍遠退私第勿復深根固蒂于長安投刺通賄以闗涉　宮府大政如徐大化輩包藏禍心許科道指名叅處此又微臣所

願清閹宦之流也所謂除惡務本者也伏乞
皇上奮然獨斷著定
祖制約束閹宦之法并嚴禁廢臣潛住京師之
防仍立將徐大化褫奪驟躐之逆官驅逐回
籍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七年十二月 日奉
聖旨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着原籍去
本内潛通宦官着指名具奏該衙門知道

都察院司務許九臯謹題爲乂鬱之輿情不可不盡舒漏網之巨奸不可不急誅更乞篤　懿親惜名器而根要在善保　聖躬䟽

蓋自門戶謗與濁亂　朝政禍害忠良舉世所切齒側目敢怒而不敢言者必魏忠賢田爾耕崔呈秀三巨賊耳此給事中陳維新所論忠賢擅恣威福恐喝　朝野恃廠衛兇威羅織假煉令人悚息實錦衣衛掌印官田爾

耕也而爾耕又借忠賢偷天換日之手大開告訐株連之門實其貪婪無厭之腹告狀不問虛實但或百金或數十金隨狀投入准狀出時旂尉一差任無罪者多大家產亦掃盡矣此猶在士民也至天津兵道錢士晉非爾耕之丕祖乎乃寵一木販陳雲漢擢爲天津守備大開旗鼓兜攬詞訟吞富饒之貲財屬良家之子女士晉訪知責其門役此亦兵憲持正之體也乃雲漢一訴于爾耕輒差旂尉

數十人將士音并衛役一齊鎖拏衛所百般索詐始放回覆問又奪其官而追其贓矣夫兩司之官非甲也上司公祖非不尊也不待䟽聞擅拏擅放摧殘憲司若土苴是何威福且錦衣衛官　朝廷世臣也非有大功勞者不得與即南京兵書田珪有征南之績止得一世襲百戶李化龍有平播之勲止得兩世襲指揮爾耕數年間諸男冒濫錦衣世襲無數又使婢妾之兄弟指使之奴僕並列錦衣

美官以　天朝之金吾爲婢妾餙喜快意之具以非常之爵賞爲厮役糚門㸃戶之資斯不亦輕　朝廷蔑憲章也哉臣以爲凡五叅年間田客魏三姓與其親屬濫叨錦衣俱宜清查追奪正罪所以惜名器也且爾耕之貪狠甚無厭矣彼其膏腴肥饒之田二三千頃不惟不多甲第連雲之業數十餘所不惟不盛而又平空覇占生員高鯨值三千餘金之宅產封奪春元楊延休戶部主事周京兩家

新置之田宅又其小者也至李蔣以爲
世廟之賢相曾蒙　欽賜書院一所乃爾耕利
其子孫微弱與其住宅一槩鯨吞將時當目
神像推翻沉溺而不惜將　聖旨御碑擅倒
打碎而無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被害
者方欲食其肉而飲其血矣近聞每日差役
在京打探魏崔消息有謂其地窖裏藏金寶
者有謂其轉投于親戚者葢爾耕敵國之富
不在崔魏客三家之下孰非民膏孰非剝盜

于　國家者哉及今不爲勦沒是使薰天灼
地之奸雄父子尚享不義之豐腴肆志東陵
之樂土也而覆盆久沉之寃何日舒無辜籲
天之慘何日洗哉惟願
皇上除惡必盡一面會九卿科道提拏會勘嚴
正其罪一面差官封鎖家資清查籍沒乃還
内帑豈不舒發久鬱之輿情大張一代之威
令也哉至若李承恩一事
聖旨云李承恩僭用赭黃袍等器衆家人告發事

有的據陳設之具尚屬禍庇惟係寧安長公
主之子應在八議之條藹藹
皇上眞仁義兼盡情法兩全矣然聞之故宦之
家嘗以在任之衣服分付子孫孝親者必收
儲于箱以明無忘先人之澤也今試審承恩
之袍若出自作則寘之妄其何全免者從長
公主受來則金枝玉葉之裔又何罪焉不然
即承恩罪矣長公主無罪也爲何奪其宅而
滅其祀且長公主所建玉帝神祠亦無罪也

爲何携其像而暴之街者此固徐文輔之過舉憑忠賢之寵愛而不覺其恣肆無忌之極也此其罪爲髙閣不問而溥

皇上親親之仁也耶至如張我續贓銀十二萬固聽勘之罪臣也乃數萬金之賄入呈秀遂私宅即一起用乃赴任至京即大拜忠賢忽祠忠賢甚喜招之相會人人共知自是尚書宮保腰玉恩廕取異數如拾芥及戶部主事劉鼎卿之奏劾猶且以殺賊飾詞將誰欺乎

我續房中妓女妻妾六十餘人其總督之貴也更無比惟將妓妾分兩班赴任一班送去一班取來騷擾驛遞萬口唾罵付之不聞其妾之不如意者十餘人悉賣于磁州娼家其圖得銀之多不顧名節之掃及至被劾回籍其賣妾呼之羣然邀令齊出欲攔其轎而毆其第衙官擁護始得免焉此其不明不牗良心盡壞各堂官羞與同寅各司恥爲堂官者也殺賊之說能免舉　朝之誚哉然猶貪戀

不去蒙面一至此乎伏惟

皇上早爲罷斥無令玷辱鵷班此亦不輕名器

之大道也

皇上誠慨然行此數者將萬代瞻仰千載華夷

共頌

大聖人之作爲超出尋常萬萬者矣要之握乾

綱除賊奸篤懿親惜名器盛世舉也疇爾遐

自

聖躬則善保之道宜先矣節飲食忍嗜欲養生

之未耳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則古聖格言
聖明諒聞之矣惟唐時宦官仇士良語其屬以
自固云策曰無令主上讀正書親正人惟日
以聲色貨利引其心迷其念吾屬自可得志
矣蓋不讀古書則不知興亡之懼不親正人
則不諳得失之規而一爲聲色貨利所惑則
羣邪交攻身不能自主矣故惟
皇上善保

聖躬討惟是古書在御賢良相親擧歷代治亂
興亡之數探討講究處宦寺宮妾之時不妄
其處矣賢士大夫之時自是靈心映徹去讒
遠色賤貨貴德于總乾綱消奸萌篤懿親重
名器有餘矣即媲美
五帝三王光昭
二祖
列宗何有哉 臣 非御史第御史員少每每侍御
史之班則言御史之言或免出位之咎乎即

不然惟

聖上行之有裨　新政有益　國家即處責有

餘榮矣

天啓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　見第二卷鋤姦下

頌天臚筆卷之十九

吳門布衣金日升編次

訟冤

戶部廣西司郎中劉應遇題爲天下有六

大苦情神人共憤謹據實畧陳仰祈

聖明矜豁處分以快人心以光朝政疏

竊自權璫煽虐以來彼以爲魁柄在手可保

神叢無恙不料今日有殄滅也自內外交毒

以來海內臣民亦以爲湯火益熱必無旦夕

之生不料今日有歡呼也天祚
聖明龍飛繼震以磐石　社稷祚席生靈而蘜
極元兇出自　睿斷十月二十六日以前尤
温詞雨露絶其睥睨之奸二十七日以後遂
立奮雷霆掃其奧援之路累年所不能去之
大奸不兩日間正法乎真
大聖人神機遠畧非外廷臣工所能管窺萬一
矣今昌言日納仕路漸清臣等惟有歌詠太
平復何陳乞但臣本楚人孤蹤寥落幸以乙

榜部郎爲逆璫所不屑斧鉞之人而
先帝彌留之日首惡權臣猶以私揭株陷註臣
爲楊璉親家幾遭㕡口然臣實與璉爲姻親
進退維谷廷臣中多憐臣危臣者幸
皇上御極票擬歸閣頂踵餘生得延今日皆
皇上之賜也
皇上而不念枉死諸臣則寧噤口忍血以俟公
評
皇上如垂念乎則臣亦習知其畧雖

仁主所不忍聞臣固不忍言者也謹追情苦狀爲

皇上陳之

一曰諸臣逮繫之苦自楊漣二十四罪之疏請斬逆璫魏忠賢而海内縉紳之禍從此始彼時羣奸合謀殺漣尚苦無題目也復因高攀龍有糸屬官贓私聽勘之疏而奸臣翻身入幕一手障天逆璫殺機遂至膠附而不可解尋且借題封疆而緹騎四出矣漣身事

三朝親受

光宗皇帝顧命輔

先帝爲堯舜豈料直言未納而身已爲膏斧哉

且璉在朝正直居鄉廉謹天下所共知一聞

逮繫郡縣震驚士民仗義欲奪璉而禁官旂

德安城外衆集至數萬幾成揭竿之變府道

開諭不能散璉帶刑具出城叩乞父老勿譟

恐累族誅然後得解各州縣村市爲璉設醮

祈禱生還者至數百處比就繫草士民送璉

就道者以萬計下至老嫗菜傭瞽丐乞兒亦爭持一錢以贈璉官旂感泣爲具資設醮禱于關帝廟河南州邑無不爲璉請禱自備資糧送璉至黃河者以千計而八十老母及三子偕出城永訣尤恐見繫乃璉果不生還矣無端羅織骨化形銷望斷倚閭之老母究慘至此璉安能瞑目乎璉行次許州有舊識吏部郎中蘇繼歐持名帖送飯一席遂被偵探尋以楊璉死黨削奪懼禍自經矣桼屬官之

高攀龍以被逮登舟投江不起矣此推之激
變者不止一蘇州慘毒者不止一璉臣所爲
告苦者一也
一日諸臣獄死之苦自楊漣被逮下鎮撫司
而諸臣之續逮者皆不付司寇矣借贓加刑
困逮其斃楊璉之死體無完膚童僕驚散得
旨而後敢殮又值暑月屍供蠅蛆身被重傷
僅以血濺舊衣裹置棺內此則其受　顧命
鋤奸邪一塲結果也有人心者獨不憐乎門

生宰相四字尤激逆璫之怒于是有發其黙竄疏稿而被誣殺者詞臣繆昌期是也有爲友募貲許友結姻而被誣殺者銓臣周順昌是也尤可恨者太監李實一疏汚衊數賢俱至殺身此逆璫威劫廷臣所萬不能得而康同類腹心爲之者

祖宗朝有此法紀乎

累代培植之忠臣義士盡冤沉于文綱天地癈心鬼神飲泣王恭廠稀有之變豈非此稀有

之冤致之哉臣所謂告苦者二也

一日諸臣追贓之苦自借題封疆以殺善類而楊漣坐贓二萬矣顧大章懸坐贓四萬矣天下誰不知為莫須有之案而威權所刦即一二強項之臣亦咋舌不敢爭矣諸臣坐贓皆冤而二臣為最二臣皆極苦而漣又為最漣生平砥礪名節家產止數百金不足供官旂犒賞旅食之費況于贓乎遂使妻子囚于獄卒云硯書亦充官貲有司不得已而親友

之產盡矣又不得已而富民之產盡半矣又
不得已議設印信緣簿遍募郡縣矣至佛寺
道觀之錢糧多爲乞賑矣而好義士民但願
助金不願書名恐一涉偵伺遂罹顯禍
皇上以爲何等景象何等威靈乎今璉老母住
于城樓男婦棲于客店既無寸土可置遺骸
亦無一人敢于借貸暴露何堪結艸掩覆而
猶有未完之賦囚子勒比地方官姑爲虗數
報完冀全孤兒族亦苦之極矣況完賦諸臣

有孥族盡逃海濱為獷厲之民者諸臣之子有死于獄死于途為晝號之鬼者殺其身破其家復絕其祀而乃邀反正之奇勳開國公之上爵貪緣捷徑以殺戮為富貴之媒倘諸臣忠寃不泯謁見先帝于在天當不知如何悔悼也臣所謂告若者三也

一曰仕途去就之苦自門戶株連如火燎原不獨被譴者旣無樂生之意雖陳列者亦無

安枕之情至請假請病之臣竟有被削奪格死者即如臣兩度入京足前心却勉就班聯不敢乞去刀山劍海寃夢皆驚萬苦千辛幸逃食息如臣一人之苦可知諸臣之苦矣三年來四方孔道民間無敢偶語者驛使停驂即臥榻間無敢提一魏字者身在京華童僕往來無敢帶一家書者去國諸臣典衣覓騎蕭條狼狽全無士氣而一經削奪門無敢謁郊無敢餞者雖師生戚友之誼亦蕩然掃絕

豈道路以目之世界乎　臣所謂告苦者四也
一曰新進禁錮之苦凡推陞題差株連被累
削去者諸臣已纚纚申雪　勑令銓次起用
矣乃有初列班行或未經授職據遭永斥者
不尤可矜原乎　臣奉差吳中諗知詞臣文震
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鄤矜名砥行博學宏詞
震孟廷對策內有　中旨斜封之語早爲逆
璫所啣後疏陳日講故套少所啓沃遂爲逐
客而鄭鄤疏陳留中恐有假竊亦幷斥去程

良籌中乙丑會試此未啗一　命之士也當
日叅䟽原無名目何以借　旨除名又非當
官溺職何以永不叙用乎且
聖謨洋洋謂分門別戶已非治徵乃放棄名儒
阻抑新進孝子無事親之歡忠臣無報
主之路臣所謂告苦者五也
一曰廷臣被劫之苦自忠良胥殺以來比舍
生取義者惟勳臣朱國弼一䟽而已逆璫寵
勢積重客氏又暗行恐嚇即

先帝亦且被劫至不能保宮妃全懿親又何難

奪爵綱吏預備鳳鳴之氣乎惠文珥筆之儒

無鐵券金章可護身免死而欲以家族易名

節亦人情所難矣諸臣之留身事

主守口待時不為無意塡京師乃有三楊之號

然皆裂襦而無益今止輦而有餘則所遇幸

不幸也生祠一事孫如冽傳單不一諸臣恐

騰謗蒙禍無敢後者則駢語核結諛言日至

豈果皆忠賢之私人乎臺臣云疏揭一入家

籍沒而身虀粉勲臣所云啞子茹蘗者亦實情也臣所謂告苦者六也臣言止此矣不敢復言矣抑臣猶有請焉臣所司者餉也今邊餉匱乏臣與堂官焦思束手逆璫擴攫私第者籍沒既盡自當還之大内但鳳陽蒙遣之日尚買布袋千餘所裝何物南來商民見其車載百輛騾載千騎此非内帑積貯亦民間膏血乎聞忠賢欲歸河間彼造有磚城萬雉第宅連雲恐以飽颺之鷹爲負嵎之虎是以

重資借寇者也臣請
皇上次第籍沒并將原籍家產變價充餉亦足
濟邊燃眉之急消內外叵測之憂矣至于諸
臣含冤始末臣不能知其萬一但畧述冤若
如此然伏讀
聖諭一則曰借旨擅殺敢諫忠直之臣一則
曰誣揑贓私立斃多命朝野臣民所嚬嚅未
敢言者
聖明先電照之矣今楊璉二十四罪之疏具在

忠耶邪耶直耶媚耶當得有辨之者伏乞

皇上沛發德音將逮死諸臣免其未完贓銀釋其囚徼家屬以慰天下臣民忿恨憐憫之意耳并將文震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鄤程良籌起用聽選以彰大公之治將太監李實與魏忠賢明正典刑以稍慰諸臣不瞑之冤亦無

旨所云丕煥新猷之快事也伏望

聖明裁察如果臣言不謬即乞

勑下該部施行

天啓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奉

聖旨權奸竊柄煽害慘毒異常覽奏諸臣苦狀朕爲惻然逆惡魏忠賢原籍房產盡沒入官已有旨了其逮死各官已徵在官旣經奏報者該撫按查實解進未完的都與豁免家屬悉與釋放所薦諸臣分別錄用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刑部主事耿應昌題爲乾綱御極 至德

難逢敬獻刑官一得之愚以廣

聖主如天之澤疏

臣竊惟古之至聖極神必稱堯舜而尼父贊之則曰蕩蕩無能名非不欲爲實有不能名者葢舉所謂聖神文武 虞謨擬今而終不足盡其變化遊于覆載之內遂不覺望洋而嘆耳 臣比來見

皇上處置魏忠賢及崔呈秀等始而量同天地

若不欲驟拂
先帝之心既而迅若風霆正所以善述
先帝之事舉七年盤踞之神奸千古肘腋之大
蠹羽翼已成根株難拔者一旦而去之如孤
雛腐鼠非特
九廟有靈實係一心獨斷且所以處置者又
不先不後不緩不急使其有口而不能噬有
爪而不能攫　密勿之上剛柔競求之妙小
臣已不能贊一詞矣而又見此敕九邊盡撤

內璫檄歸背孝臣益加額而祝曰
天子萬年蕩蕩難名哉葢曩者神堯之炫爍必
待於虞舜之繼而張文忠孚敬之撤鎮守並
亦在嘉靖十年今
皇上御極纔兩月耳而作用已如此矣以今視
昔不啻過之
君德至此遂爲第一君德
相業亦遂至爲第一相業臣雖起家蔭胄而
先臣曾以立官侍

聖主佩服先訓遭際

聖明竊思以塵露之微仰裨滄海以螢火之光

上濟

日月然今在刑言刑終不敢啻及一語列為四

欽惟

皇上垂聽焉

一曰釋累臣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千古

聖神祈

天永命之道近年以來自忠賢弄權摧折縉紳

而　累朝培植之冠紳且不如番夷債帥之
羿今囹圄中累累多人臣　昨覩事提牢目擊
情形之慘細豨招案益逾縲絏之冤邇來蒙
皇恩詔釋重囚幾二百人而諸臣尤未沾曠蕩
無非懾于威勢阻于避嫌耳昨臣　堂官請
肯擬釋有五人焉眞幽谷生春長安歡聲雷
動矣臣　得擬以五人寃狀爲
皇上細陳之如
原任遵化道耿如杞等才望素彰當邊事擾

懷之時而
先帝擢之重地冀必有當于疆場而以不申建
祠不迎塑像遂捏扣糧獵月逮擬重辟豈兵
道而有監守乎此臺臣李應薦疏爲廝椎而
臣堂官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薊州道胡士容夙負節鉞之才且爲賢
勞之首惟其治臨呈秀之鄉而呈秀之宗族
門客無不撓法瀆請而士容絕之呈秀捏覬

騷擾驛遞侵欺錢糧之條逮而重擬夫監司而有錢糧之責乎此固臺臣李應薦疏爲虧枉而臣堂官數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原任御史方震孺巡按河南不能調停經撫不爲無過然法司之招不出乎震孺但能白言之耳能代經撫而身爲之耶當大璫束濕之時，中旨之駁而法司三爭震孺之案明矣忠賢深求羅織即坐震孺以逃而且非逃

古今有無律之罪乎況前任御史毛　未損其倖望而嗣如震孺便幾殺身故科臣霍維華之疏以爲定論而視師尚書張鶴鳴原勘之疏豈俱黨震孺者乎此臣　堂官所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者狂妄多事目中無人猶皆自取而臣　細閱世揚招案交通之事原無實證如世揚而以交通論死則今之

爲權勢所迫而譽忠賢者亦多矣法可槩加
乎即或世揚之罪與孫愼行趙南星等同項
者南星等已蒙　恩詔遂首丘矣而徑欲獨
殺世揚耶此臣　堂官所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
原任戶部主事李桂明倉差半載萬里孤踪
止因爲惠世揚門生查世揚爲忠賢入逮春
明桂明以師生之誼差長班一帖迎囚師于
宣武門外偵卒以事件者聞之忠賢而捃摭

監守律坐之不亦亦究乎此臣堂官所以請釋

于

皇上者也臣鞫五臣之究而請釋累臣亦敢爲

候　恩詔也伏候

聖裁

一曰遵法律古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

君堯舜終無術則律也者固

聖君賢相所以平治天下而畫一守之者也

高皇帝律令損益百王猶爲千古定案

聖子神孫所宜世守之者舊年因王恭廠之變

先帝勅諭有云以後子孫永不許下從重擬之

旨著爲令大哉　王言爲

高皇媲美矣而竟爲忠賢所阻抑不一月而從重加故于是圜土之中有問重罪而無律者有不用律而任意一加再以快忠賢之意則可耳遠何以服天下萬世近何以服被罪者之心乎今後似當盡洗陋規惟律是守查諸累臣有與律不合而爲忠賢所故加者盡赦

之是亦廣
皇仁而遵
祖制也伏乞
聖裁
一曰重詔獄鎮撫司係　朝廷詔獄原不輕
用前朝縉紳下獄者即罪所當懲尚有優䘏
之意自忠賢用事非鎮撫司朦朧殺人不足
以快其意而掌北司許顯純者則忠賢義子
也所誅殺　下取忠賢之旨而士紳之命如菽

豕不如矣殺之未已也又繳支解腐其體骸淹留其屍即奉有至親領埋之旨而殘骸業已寸碎嗟夫此誰非

皇上之臣子而荼毒若是語及至此夫受冤而顯純又加慘惡而徵收比贓諸臣現在刑部可問也伏乞

聖明洞照北司之為鬼窟一切事情俱無輕付

詔獄亦所以麻

皇仁也伏候

聖裁

一曰禁告密者今當

堯舜之世風聞言事有諸臣矣邏緝禁旅有東

嘗對道矣申理寃枉有五城御史及法司矣

用告密何爲而忠賢之爲此者盡擠衆所自出

攬權殺人恐人心不服所爲膽虛遂設緝捕

密之舉動輒制人乘危法不由妖言則曰狙

兇無貴無賤爲祖爺而闔闢離閒爲閒僭

不得安其性命矣且于各衙門衆設者纔

說事其未允當未有不色變者也今忠賢雖
已正法則弊政亦當革之番役事件似當永
杜且瑣細嚷瀆之事何足以塵
天聽也伏候
聖裁
以上四款平平無奇然天下之事致于平而
已矣至如
原任叅政胡維寧舊當邊事亂爲波及之時
而維寧獨超免于許論之外止因忠賢坐泒

游士任贓銀苛至巨萬維寧奮然烈士之槩一肩替死今絕產敲髓而未暢忠賢欲殺之機且雙盲錮疾已奉 恩詔比之建竒勛實承武猶可原也若刑曹應罪合律者不過叅三合寃無律者十有八九臣不能盡爲

皇上陳之并祈

聖明萬機之暇置重囚刑策一本存于 黼座之勞天下自此無寃矣伏乞

聖明留神俯賜採擇施行奉 聖旨覽卿所奏[illegible] 忠[illegible]

工部員外王振奇奏為軫恤寃臣懇乞

聖明亟賜優錄以普　皇仁疏

臣伏見郎中身故萬燝者前以疏言職掌指

斥權璫致干

聖怒杖削為民閣臣申救無及　臣堂官疏請矜

宥不得致燝以苦楚慘殞旅櫬血肉淋漓衾

棺不具白髮無依士庶童叟共為雪涕我

皇上聞之必有惻然感動者矣至燝垂歿語

陵工未竣　國恩未酬忠貞心事九死不回

我
皇上聞之必有翻然嘉奬者矣夫爆豈不知爽
歡內侍儘得好官尸素優悠儘可無歸而恪
遵職守仰戒
聖孝
皇上雖罪其戇必鑒其忠杖削旋示從輕
皇上憐其才以終其用而不虞遂至此極也彝
閣叢毆先已碎身遍餘受杖何堪殘喘
皇上不欲爆死而權璫偏欲爆死廷杖不致爆

死羣毆先致燝燝死雖燝燝氣壯山河魂歸霄漢
燝得死死所但傳之海內垂之後世史册曰天
啓四年爲觸忤宦官杖斃郎中萬燝以
聖祖
列宗二百餘年未有之慘殊駭聽聞虧損
聖德今燝已矣幽冥負此人矣我
皇上褒忠獎直先後收錄遷謫諸臣以迨
先朝遺直悉荷旌揚豈現前死忠顧靳帷蓋
之卹卽　陵工刻期告竣惟燝宜力實多公

忠既在應褒勞績又所宜軫偤荷

皇慈憫念嘉輿追復贈錄以明轉圜之度至壁也以垂勵忠之典至仁也以昭日月之更至明也以作靖獻之風至義也一舉而數美備

臣等敢不殚竭愚忱于分內耶伏乞

聖明垂察焉

天啓四年十月十五日具

奉

聖旨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題爲特表忠中之忠清中之清慘中之慘懇特賜殊旌以風頹運并乞　優䘏寃獄幽寃以囘天和疏

盖嘗聞褒忠奬直乃帝王勵世磨鈍之大權拔異旌善尤聖人顯德闡幽之妙用自閹賊魏忠賢與姦相魏廣微表裏爲奸羅織忠臣誅鋤義士一時慘死諸臣詎可置短長于其間哉顧就其中屋漏盟心純乎

君父家如懸磬節比秋霜詔獄之際開千古廷

尉所未有之刑畢命之時受千古忠臣所未
經之痛則哥諸臣中獨揭三人焉曰楊漣魏
大中周順昌三臣以公忠發憤而遇禍尤烈
下亦了了見之矣然亦混跡乎同死諸臣之
中而未有能發其幽光者夫漣何如人也漣
爲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爲己任
家徒四壁志氣軒如其筮仕迎鄉常熟也識
面冰稜吏胥不敢仰視而愛民如子即嬰孺
婦嫗咸得自盡其情滋虞五年不名一錢至

廢具舉錢糧之絕　火耗[illegible]上貢責無

僅見漣一人耳入討時止餘兩袖清風欲送

其老母歸楚至不能治裝以去及居官路揚

清激濁屏絕餽遺寒素之風依然白屋但言

及　國家之事未有不耳熱而面赤如念其

祖宗父母牽腸刺心談及

神祖

光宗未有不涕泗交下故其臨死之日亦旁無

一語但呼

高皇帝陛下而已逮繫之日漣自湖廣達京師三千餘里隻身策蹇未嘗一日肩輿未嘗一日騎馬偕入都門小民有歎息揚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于此詰朝而歎息之人幾命于厰衛矣誰復敢私語稱其寃者漣死于嚴㬥驗四日方奏聞比領尸骸悉指腫爛欲斷是之聯于脛絲毫可追下令湖廣追贓漣傾鄉一屋所值幾何漣母棲城樓諸孫乞食以養之縣官無可奈何爲設櫃于四門遠近士民

爭來投櫃納至萬餘金矣表應山非甚富饒也惟正之供猶自難完而爭爲漣納者豈能征發期會哉夫人臣抗節直言慷慨殺身歷代史書常亦有之如漣之貧不言清勞不言功從容就死無怨無尤方之宋岳飛本知十二金牌出自秦檜之手而俯首就戮斯亦可謂人臣之特矣若大中何如人也大中爲孝廉十餘年足跡不一至郡縣之門設館餬口欣然自足自成進士以至授職行人擢選誌

職從未嘗受人一錢官至吏垣猶賃屋以居
無一椽一瓦邑中豪强與縉紳家凜然畏如
嚴師而獨于閭里小民如家人父子遞之甚
微臣與南京吏部主事魏浣初往送之見合
邑哭聲震天攀轅擁道黃童白叟無不皆然
又覽追贓之疏不過里老代完銀若干而某
大夫代完銀若干大中書劍賣贊銀若干兩
巳當魏璫虐焰熏天耳月布滿之日僕太忠
不眞賢豈能號召士民爲之還贓使太忠蒙

真賢豈至此時而有司之敢辦罪逆上聞乎大

中同官旅過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潸然淚下

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臣子死于王家男兒

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奉百金托詞臣鄭鄤

轉致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孩婦孀居數十

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簀華而睆不

改以此易也嗚呼櫻固賢大中猶不易矣至

其諸鎮撫也大中受殊刑未死獄吏以藁席

捲其肢體倒豎于地如是三日啓而視之大

中目精猶敷之轉輸既死魏賊令獄卒毀其
尸故大中骸骨未全初大中之下獄也嚴戒
其子學洢曰吾當死于不當死子死而寡母
誰侍幼弟誰教因不令其子之至獄門一步
比學洢扶柩而歸猶未知太中之死狀至病
中忽聞之一號而慟再號而絕嗟夫子孝臣
忠萃于一門矣若順昌之死則又異焉順昌
賦性清嚴嫉惡如仇即親朋不少假借官福
州司理墨吏望風咸解綬去值稅璫高寀肆

毒順昌方署府篆挺身抗其鋒民賴以靜檣
璫之聲喧播　朝野擢居吏部一洗敝習四
方峭績絕不敢通　請告歸籍止用肩輿乘
行李三撻而已里居時微臣時一過訪之見其
田無數畝屋無數楹蕭然如老衲寒僧意豁
如也魏大中逮過閶門順昌以大中必死親
詣其船縷縷問其家事遂以女許大中之孫
緹騎以閶璫衙之最毒遂假手李實一疏逮
矣賢臣七人而順昌與焉順昌居鄉不畏高

門不侮鰥寡等之大中以故俄頃之間吳闔
數萬士民狂號亂哭衆憤所激擊死官旂幾
成大變順昌跪而哀求謂爾殺官旂而又不
散貽我不忠且滅我族小民無奈順昌之哀
詞而後散去民誠無知而順昌之生平亦略
可見矣初諸臣之逮至也魏賊使人給左光
斗曰爾輩第不辯一言當俾爾等生還于是
光斗誠謂諸臣曰我輩留此身異日尚可爲
朝廷用今日徒死何益是以諸臣無一言然

終以死順昌實憤之故至鎮撫司而唾罵者唯昌耳而昌因此被刑尤烈昌已死踰墻而擲其尸于夾道中邏卒撫其屍以磁鋒割其股血濆而甦復荷械至錦衣堂上昌觸石碎首血濺几案罵魏賊不絕復加重刑立時殞命使諸臣之死盡如昌罵賊或亦爲寒心也此三臣者其清風高節無愧于高攀龍繆元標而死事之奇慘過之死事之奇慘諸臣多有相同而清之至極忠之至純三臣似尤覺

振衣千仞之上今楊漣既已蒙謚祠祭葬無

勿藉舉天下感　國家待大臣之禮不薄而

大中順昌僅蒙贈廕祭葬而未有謚祠臣以

爲

聖上御宇必有一番越格超常之典以優忠節

之士如漣如大中如順昌者方之前代則楊

震范滂之流即求之　本朝亦海瑞劉球之

匹此即得一人焉已足砥峙頹波乃三人既

並生于一時而三人被禍之慘亦并集于一

時上下古今指可多屈似應將三臣特加旌表于贈官廕謚之外總　勅賜一祠仍給一扁額俾三臣生前爲第一清忠之品死後亦邀第一　褒䘏之恩且三臣臭味一同英靈不散其盡忠以報

皇上固不以存殁而殊恩且使薄海內外知

大聖人待純忠亮節如此其殊異優崇孰不刳腸瀝血以圖報稱其所爲鼓舞激勸之方猶遠出于尋常旌典萬萬也抑　臣　于是而有感

于天時之驕旱不雨也豈以
皇上之精誠而不能格之冥漠昔有匹婦含寃而
六月飛霜者今魏忠賢之寃獄豈止匹婦而
已乎其已蒙
皇上之恤錄者秖皆官僚也而青衿之立斃窮
民之横死獨非
天地生之
君父育之者乎其斃于鎮撫司者或猶聞而知
之其無端而斃于東厰者不但人不知其事

抑不知其姓名矣杳杳幽寃其其肯瞑目乎臣以爲宜下令鎭撫司與東廠衙門凡魏忠賢六七年所殺之人盡數查出或有其夫已死而其妻不能存或其父已死而其子不能存或其子已死而其父不能存其有活者皆令所在有司畧與優䘏或竟有父子兄弟盡無所存而寃鬼茫茫無所歸者則下禮部爲壇以招諭之昔鄭伯有爲厲子產立後而厲息況帝王之臨天下也明以治臣民而幽以治鬼神

其道不能偏廢宜昔日無辜之臣民橫受魏賊之慘死而今日無辜之百姓又以死者之怨氣而受天災之旱疫是何魏賊之流毒無窮期也故弔死理寃又今日挽回 天意之要義也伏乞

皇上允臣所請即 勅該部速議 卹典具覆

立賜施行

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見第二卷旌忠下

耿丘公憲

公名如杞字樸公山東館陶人登萬曆丙辰進士初授戶部主事己未陞兵部職方司郎中畢子出副藩憲性鯁直有志節高標孑立海內仰止時逆璫竊柄久虐燄赫赫逼人所在建祠樹棹楔恐後公備兵遵化獨持不申請璫所遣視師二璫出関邊堡一閱府大帽戎裝尾其後公獨强項不一見及懸像喜峰總鎮以下皆五拜三叩呼千歲如嵩祝禮公屹不動覩冕旒狀益

憤甚曰天無二日吾頭可斷豈屈膝閹豎之前乎偵騎聞容以告璫璫大怒立撥旨開府者劾之矯

旨逮公萬民號呼扳轅塞道及下鎮撫獄時虎彪許顯純希璫旨必欲置之死析骨斷肉消死復甦甦復死者數矣丁卯冬

聖天子御極臺省部署交章訟公寃得

旨復原秩不兩月晉僉都御史公具疏力請歸田而愈荷

天眷倚任焉

原任遵化道兵備副使今復職耿如杞奏

為 聖主殊恩難報累臣萬苦堪憐謹述

當日强項始末幷下獄荼毒仰懇 天慈

矜察准臣回籍調理以便圖報稱塞疏

臣竊惟逆璫魏忠賢非王振劉瑾之比也三

四年來禮樂征代生殺斥陟隻手握定內府

劫盜一空私人徧置中外司馬昭之心路人

知之久矣要且包藏禍心籠罩一世則自頌

功德建生祠始去年冬舊撫臣劉詔繼濟汝

禎而上建祠之疏惟 臣 不肯呈詳密商陶文
取忠賢畫像懸在喜峰欲以脅臣之門下官
稟 臣 云此趙高指鹿爲馬之意昨撫院與副
總兵來俱五拜三叩頭呼千歳今不可以不
拜 臣 叱之曰 天無二日吾頭可斷吾膝必
不可屈巳見其像又冕旒也氣益憤甚半揖
而止文怒乃馳報忠賢忠賢大怒立傳塘報
劉鳳翔一夜馳至遵化勒令劉詔劾 臣 詔遂
不會總督及按關兩御史而特出糾疏矣臨

附密稟金盃玉器投忠賢忠賢賞鳳翔錢士
千而出告詔家人曰老祖爺甚喜遵化道逮
矣明日　旨不果遣緹騎逮治嗟乎當是時
臣豈不知一强項禍遂叵測也哉第念魯仲
連以游談布衣義不帝秦秦兵爲却四十里
孔融高志正氣以抗曹瞞雖爲所殺終操之
世睥睨漢家神器不敢動何哉忠臣義士有
以斬奸雄之心而奪其氣也以故　臣慨然就
道視死如歸語云士可殺而不可辱孰知　臣

既被逮而 臣 之僇辱慘甚乃不可勝言也 臣
登檻車滿城官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
外 臣 子扳綏號泣 臣 以鞭擊馬首遂與永訣
及入北鎮撫司則忠賢兩矯 嚴旨而許顯
純酷虐士人甚於盜賊反叛臣皮盡血枯觔
絕骨露展轉上炕者兩三月懸坐贓銀六千
三百兩需索甚苦 臣 田盧賣盡輿馬毀盡冠
帶簪珥書劍無不變盡於是鄉親年友舊治
士紳醵金走間道代 臣 完贓又為 臣 宛轉稱

貸而 臣 乃得送刑部刑部審擬當得大辟蓋
欲以殺劉鐸者殺 臣 是時押赴市曹者目睹
有開命危朝露戳番之徒不時蜚語 臣 之子
侍乃扮作厮役以避蹤跡朝審之日荷械還
衢文武士庶莫不掩面酸鼻誰敢開口為 臣
鳴寃幽囚九月無復人形徐問 臣 家而家之
伶仃蕩析愈不可勝言也 臣 出遵化城時劉
詔不容 臣 妻孥在衙儆居民舍又聲言并逮
籍羈留月餘典衣糊口止餘一馬又令中軍

奪去乞一火牌不可得乞一步卒護送不可得少婦嬰兒跬脚驢宿野店千里長途顛歷萬狀臣里中訛言亦謂魏太監籍沒臣家舉家之人獸驚鳥散以致臣兒先亡臣妻服毒傷哉念臣身非叛逆家屬非逆孽何遽被禍如此數欲飲藥吞刀又以自經溝瀆爲恥豫讓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得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夫一徃之爲易忍耳千死萬死以至求死死不得豈不痛哉幸賴

宗社有靈篤生我
皇上千古一大聖人不動聲色神好距脫以絕
臣惡各被天誅劉詔許顯純等姑行罷斥立
允臺省部署諸臣之請有　旨出臣於獄准
復原職
天語鄭重謂臣情罪可原謂臣具見風節嗚呼
臣何人斯荷此　寬典臣常儆　國朝二百
六十年罪臣釋放者固多復官者絕少即如
先臣瑄不拜王振之誣以受賄論死及其解

綱亦只放歸田里從容起用乃知我
皇上固堯舜以來未有之經 臣蒙 天恩亦
祖宗朝以來所僅見之 恩也臣餘息殘軀皆
我
皇上生之矣不盡捐糜以報我
皇上雖犬馬堪比哉故臣所欲致者身也臣肢
體漸廢魂魄銷亡安能蒞官受事至于妻孥
待人舉火債主叫號其門而奈臣歸家再出
祖先墳墓蘇息沉痾與罪孥抱頭痛哭一場

亦人情之所必至而

天心之所大矜也臣小臣不宜具疏控籲奈今方候補無撫按官為臣代題不得不自行陳乞伏懇

聖明始終擴好生之心憐臣異常痛楚容臣回籍調理倘不即塡溝壑所以報

陛下者日正長矣臣無任迫切待

命之至

胡憲副

公名士容字仁常湖廣之廣濟人登萬曆庚戌進士除蘇之嘉定知縣均役清賦革去煩苛以化民成俗課最江南值長洲缺令當事者難其人調公任甫下車緝擒窩訪衙蠹打行數十人荷械遍徇伏法致死闔郡稱為神明舉賢獎善唯恐不及（事詳文太史震孟兩邑治行記）邑之東曰婁江自宋丘主簿與權壘有石塘久為水所齧塌頹殆盡公于舟次見行人病涉溝洫無捍牽輓之夫向

農家悲涕公心惻惻焉迺捐措節省贖鏹薪表
共若干緡樹以堅木甃以大石築堤四十五里
接壤崑界行旅日夜頌德不去口先是嘉定有
巨奸恨公執法知公秩滿需次銓垣入　覲藉
以流言尼沮公遂請改教職不與世競天啓癸
亥以服闋補戶部主事歷郎中專理新餉節奏
明肯綮錄優擢乙丑陞薊州兵備參議時有奴
警猖獗倉忭就任適值奸樞崔呈秀桑梓之鄉
呈秀挾魏璫之勢炫赫薰天無敢忤者公獨强

項不阿其黨族家監眈眈于里中多不逞事公一一按之法又銜公以不請立璫祠而羣小摭捏浮詞以激呈秀之怒會轉官過都城忽 内降旨坐公驛騷煩擾濫侵倉儲昌試武士矯詔遣緹騎逮公下詔獄彪弁許顯純嚴刑拷訊者三死而復甦者再懸贓七千有奇而擬辟矣薊鎮士民聞之而匍匐百里哭泣于前通灣商旅見之而憤懣不平呼搶于側代輸金錢完贓公以孱弱書生雞肋脆質嘗其酷法體無完膚

誣坐非辜吞聲飲痛于獄底九死一生含悲忍
辱于圜扉其能復覩
天日覆盆獲照也戊辰幸際
聖明御世鑒其沉寃特加憐惜尋復原職得俾
其志焉正人君子翊贊
中興于萬禩云爾

原任薊州兵備陞江西按察司副使胡士容奏爲謹明得罪之因幷陳無罪之實以仰祈　聖鑒䟽

臣以一介謭陋以去歲正月奴圍寧遠適薊州兵備員缺吏部特疏推臣時事孔棘朝上夕下臣遂倉忙抵任料理一切兵馬凡在任十越月一時督師總督餉部巡方諸臣若王之臣黃運泰閻鳴泰洪如鐘何廷樞劉述祖等先後舉劾邊道皆謬敘臣勞勤宜膺節鉞

然僅僅量移亦旣行矣乃臣生平戇拙不善
逢迎因忤權奸薊人崔呈秀遂嗾逆璫魏忠
賢矯旨逮臣再途發鎮撫司許顯純嚴刑
拷訊備諸苦毒臣雖肋脆質殘而復甦者再
鍛鍊成獄懸坐重贓恭送刑部呈秀又矯
旨從重擬罪刑部附會擬臣斬辟今蒙
聖恩釋臣之縲臣於萬死一生之中乃幸蒙
皇上高天厚地之賜俾臣一旦得全首領再見
先人丘隴臣感泣涕淋即捐糜無以為報惟

有與耕鑿之民嬉游
聖世日夕焚香以祝
萬壽于無疆耳然臣本無罪刑部既不爲臣昭
雪而仍用廠衛羅織懸擬革職此自關臣名
節臣是以不避斧鉞謹披忱瀝血一自鳴于
君父之前伏惟
聖明洞誓焉蓋自呈秀倚勢逆璫橫淫貪暴其
武斷鄉曲更甚凡官于薊者必出其意所欲
用之人以爲爪牙臣非其人心既不快然且

今日說一事明日薦一人如其妾弟宗璉蕭
惟中梁惟卿等則恨 臣 不詳請爲守備其私
人李蒔鄭冲宇路養吾等則恨 臣 不錄用爲
中軍以巨蠹路冲霄爲膺犬則恨 臣 之置彼
于法廣占草場田連萬頃則恨 臣 之派及其
差諸如此類難以悉數獨其獻媚逆璫欲建
生祠于薊恨 臣 不聽則遂以此激怒逆璫謫
臣 行次潞河時而嗾鷲璫許秉彝一旦構誣
臣 以騷擾驛遞刑部以此懸坐 臣 罪則 臣 不

容不辯者凡監司官例得乘驛臣備員司道安得捏稱騷擾比臣至潞河有迎新道臣之馬適與臣會而遂槩誣爲臣之馬又臣有門下官丁平日感臣撫馭之恩相率遠近送臣自騎其馬臣曾再三嚴拒其來而不得即彼隨臣後行臣亦不知是在官下方以爲感臣之德而在誣者以此按臣之罪豈不冤哉即呈秀矯令兵部回奏兵部亦稱馬在潞河若干良鄉即少一百至涿州又少數十此言雖

尚多附會而要其構誣之情已窮臣之原無
騷擾亦甚明矣設令臣果有騷擾則當時該
地方撫按何以不見參論而僅執此暗昧之
流言權奸之矯旨謂可據以罪臣乎伏覩
我
皇上聖慈神武明並日月昨恩詔內云不許
戳番之徒妄拿誣陷此殆若為臣發矣今見
伏奉明旨云廠衛深文附會鍛鍊深可痛
恨豈非明見臣等之含冤被屈而庸是矜憐

哉如刑部所言是尚用厰衛誣陷之詞而昔痛恨深文之旨矣此不過畏呈秀之餘黨謂呈秀一日在即尚可以制臣一日之命故明知臣無罪而不敢並以矜全請耳若呈秀早死臣固知刑部之亦必以不附權勢爲臣獎借也葢臣在薊凡臣前後左右誰非呈秀所以伺察臣而制臣之人如臣別有不肖不知幾時爲呈秀之所發矣乃能待及臣瀕行時而始搆此無端之誣陷哉伏乞

皇上俯賜慈詧試問薊州士民臣以二月離任而後來道臣即以三月建祠繪像袞覓彼宗珽文忠輩非開府之材官則巖關之將領而微臣所以得罪之因益可見也不然者臣原無騷擾之事而懸坐臣以華職之科無論非持法之平無以服臣心亦甚仰負

皇上所以培士節而廣　浩蕩之德意矣臣銜矣循分不敢言當茲

聖明在宥人人競自耀于光明臣有寃未剖乃

自不明不白之罪而行又義之所不容默也
茀荷
聖明鑒臣之誣憐其無罪臣既幸生得爲艸莽
之臣從長林豐卉倘不即塡溝壑皆臣詠歌
德化之日拜舞祝
聖之年也臣無任惶悚感激之至
伏讀劉春卿疏云崔呈秀挾魏忠賢之權
以重者也故夫忤之者必君子附之者必
小人又云當今賢奸之辨第以魏忠賢崔

星秀爲公案而忤者附者之案亦定至哉
言乎士容不敢當于君子然而竊受忤者
之摧折糜滅矣